

梁漱溟 著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里仁書局印行

梁漱溟 著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里仁書局印行

---

---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 著

發行人：徐

秀

榮

校對人：吳桂滿 · 楊正翠 · 謝寶蓮

發行所：里

仁

書

局

局版臺業字第二〇九六號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六〇巷一之九號（三樓）

電話：三九一三三二五·

印刷所：福太印刷有限公司

一九八五年三月卅日

---

---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著

梁漱溟先生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大學問家之一，也是公認最有骨氣的中國人。他的大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等，早已名揚學界，為中外學者所推崇。

本書是梁氏當初在濟南的講稿，在這半世紀多以來，世界在劇烈的變化，中國歷經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梁先生本人亦陷身大陸迭經批鬥，但他當初所表現的超人智慧與樂觀的思想，仍擲地有聲，廣為人們所懷念。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

這是我今年八月在山東濟南省教育會會場的講演，經羅君羊田替我紀錄出來，又參酌去年在北京大學講時陳君仲瑜的紀錄而編成的。現在拿他出版，我特說幾句話在後面。

在別人總以為我是好談學問，總以為我是在這裏著書立說，其實在我並不好談學問，並沒有這裏著書立說，我只是說我想要說的話。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愛靠實，總好認真，就從這樣沾滯的脾氣而有這篇東西出來。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這句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條線去走。因為這樣，我雖不講學問，卻是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被我收來，加過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認真，從外面收來的東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的變，愈收愈多，愈來愈變，不能自休，就成功今日這樣子。我自始不曉得什麼叫哲學而要去講他，是待我這樣做過後，旁人告訴我說，你講的這是哲學，然後我才曉得。我的思想的變遷，我很願意說出來給大家聽，不過此次來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歲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說。此刻先把變

遭到現在的一步發表出來，就是這本書。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歡對人家講；尋得一個生活，就願意也把他貢獻給別人！這便是我不要談學問而結果談到學問，我不是著書立說而是說我想要說的話的緣故。大家如果拿學問家的著述來看我，那就錯了，因我實不配談學問；大家如果肯虛心領取我的誠意，就請撇開一切，單就自己所要做的生活下一番酌量。

還有，此刻我自己的態度要就此宣布一下。我從二十歲以後，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萬牛莫挽，但現在則已變。這個變是今年三四月間的事，我從那時決定擱置向來要做佛家生活的念頭，而來做孔家的生活。何以有此變？也要待「三十自述」裏才說得清。此刻先說明所以致變之一端。現在這書裏反對大家作佛家生活。主張大家作孔家生活的結論，原是三四年來早經決定，卻是我自己生活的改變，只是今年的事，所以我自己不認做思想改變，因為實在是前後一樣的，只不過掉換過一個生活。我以前雖反對大家作佛家生活，卻是自己還要作佛家生活，因為我反對佛家生活，是我研究東西文化問題替中國人設想應有的結論，而我始終認只有佛家生活是對的，只有佛家生活是我心裏願意做的，我不願意捨掉他而屈從大家去做旁的生活。到現在我決然捨掉從來的心願了。我不容我看看周圍種種情形而不顧——周圍種種情形都是叫我不容作佛家生活的，一出房門，看見街上的情形，會到朋友，聽見各處的情形，在觸動了我研究文化問題的結論，

讓我不憤然的反對佛家生活的流行，而聯想到我自己又總沒有遇到一個人同意於我的見解，即或有，也沒有如我這樣的真知灼見，所以反對佛教推行這件事，只有我自己來做，這是迫得我捨掉自己妥做的佛家生活的緣故。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憐，他們當此物質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復，而他們所謂精神又不過是希伯來那點東西，左衝右突，不出此圍，真是所謂未聞大道，我不應當導他們於孔子這一條路來嗎！我又看見中國人蹈襲西方的淺薄，或亂七八糟，弄那不對的佛學，粗惡的司善社，以及到處流行種種怪秘的東西，東覓西求，都可見其人生的無着落，我不應當導他們於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來嗎！無論西洋人從來生活的猥瑣狹劣，東方人的荒謬褻盜，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說他們都未曾嘗過人生的真味，我不應當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貢獻給他們嗎！然而西洋人無從尋得孔子，是不必論的；乃至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就無從出口，也是一樣無從為人曉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那個出頭？這是迫得我自已來做孔家生活的緣故。

我在這書裏因為要說我自己的意思，不得不批評旁人的話，雖於師友，無所避忌。我雖批評旁人的話，卻是除康南海外，其餘的人我都極尊重。並且希望指摘我的錯誤，如我指摘別人那樣，因為我自己曉得沒有學問，無論那樣都沒有深的研究，而要想說話，不能不談到兩句，所以最好是心口指摘出來，免得輾轉訛誤。我沒出國門一步，西文又不好，我只能從我所僅有的求學

機會而竭盡了我的能力，對於這個大問題，我所可貢獻於世者止此，此外則將希望於大家了。

又我在這書裏，關於佛教所說的話，自知偏於一邊而有一邊沒有說。又我好說唯識，而於唯識實未深澈，並且自出意見，改動舊說。所以在我未十分信得過自己的時候，我請大家若求真佛教，真唯識，不必以我的話為準據，最好去問南京的歐陽竟無先生。我只承認歐陽先生的佛教是佛教，歐陽先生的佛學是佛學，別的人我都不承認，還有歐陽先生的弟子呂秋逸先生，歐陽先生的朋友梅瀾芸先生也都比我可靠。我並不全信他們的話，但我覺得大家此刻則寧信他們莫信我，這是我要聲明的。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三版自序

我很感謝我這本講演錄發表後，得承許多位師友和未及識面的朋友給我以批評誨示。但惜我很少——自然不是絕沒有——能從這許多批評誨示裏領取什麼益處或什麼啓發。我對大家的批評誨示自始至終一概沒有作答；這一半是為大家的批評誨示好像沒有能引起我作答的興味。不過我將來會當作一次總答的。

我雖沒能從諸師友處得着啓發，但我自己則既有許多悔悟。在這許多悔悟中，此時只能提出兩個重要地方；在這兩個地方也只能消極的表明知悔的意思，不能積極的提出新見解。現在我分敘如後。

頭一個重要的悔悟是在本書第四章講孔家哲學所說《中庸》是走雙的路之一段。這一段的大意是補訂上文單明孔家走一任直覺隨感而應的路還未是，而實於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揀擇的路；如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從過與不及裏揀擇着走。這樣便是我所謂雙的路；原文表示此雙的路云：

(一) 似可說是由乎內的，一任直覺的，直對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任的；

(二) 似可說是兼顧外的，兼用理智的，離開前境的，有所揀擇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我從這個見解所以隨後批評宋學明學，就說：

「宋學雖未參取佛老，卻亦不甚得孔家之旨；據我所見，其失似在忽於照看外達而專從事於內裏生活；而其從事內裏生活又取途窮理於外，於是乃更失矣。……及明代而陽明先生興，始祛窮理於外之弊而歸本直覺——他叫良知；然猶忽於照看外達，所謂格物者實屬於照看外達一面，如陽明所說雖救朱子之失，自己亦未為得。」

所有前後這許多話我現在都願意取消。但我尚不能知道這些話果有是處，抑全無是處。當初我說這些話時，原自猶疑未有決斷，到現在我還是猶疑未有決斷；不過當初疑其或是，現在疑其或非罷了。從前疑其或是，現在疑其或非，這自有所悟有所悔；而我茲所痛切悔悟的實在當時不應該以未能自信的話來發表；或者發表，也要作疑詞，不應該作決定語。以決定語來發表未能自信的見解，這全出於強撐門面之意，欺弄不學的人。孔學是個「懇切為己」之學；懷強撐門面之意發揮懇切為己之學，這是我現在最痛自悔悟的。所以我頭一搭先聲明取消這一段話或取消這一段話之決定語氣。

又附此聲明的，所謂雙的路一層意思我暫不能定其是非，但在本書敘釋雙的路後所說：「像墨家的兼愛，佛家的慈悲，殆皆任情所至，不知自反，都是所謂賢者過之；而不肖者的縱欲不

返也都是「一任直覺的」。所以必不可只走前一路，致因性之所偏而益偏，而要以「格物」「慎獨」「毋自欺」為之先為之本，即是走第二路；《中庸》上說過慎獨才說到中和者此也。……今則知其全是錯的。墨家的兼愛，不肖者的縱欲都不是一任直覺。我當時所懷抱「格物」的解釋，也同許多前人一樣，以自己預有的一點意思裝入「格物」一名詞之下，不是解釋格物。「慎獨」是怎麼一回事，當時並未曉得，所說自無是處；現在可以略曉得，今年在山東講演「孔家旨趣」曾經講到。至於格物則至今不能得其解；我寧闕疑，不願隨便講。

第二個重要的悔悟是在本書第四章末尾，說：「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之一段。這一段的意思我雖至今沒有改動，但這一段的話不曾說妥當則我在當時已一再聲明：「這話乍看似很不通……但我為表我的意思不得不說這種拙笨不通的話；……」「讀者幸善會其意，而無以詞害意。」不料我一再聲明的仍未得大家的留意，而由這一段不妥當的說話竟致許多人也跟着把「直覺」「理智」一些名詞濫用誤用，貽誤非淺；這是我書出版後，自己最歎疾難安的事。現在更鄭重聲明，所有這一段話我今願意一概取消，請大家不要引用他或討論他。

再本書第一次印於山東第二次印於北京，第三次第四次均印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今為第五次印，而稱為三版者，蓋單就商務印書館之版而說。十一年十月款深記。

#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	---

一般人對這問題的意思——以爲這問題遠遠的不對——隨便持調和論的不對——以爲無從研究的不對——我研究這問題的經過

第二章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上）	一九
---------------------	----

我們所要求的答案——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一——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二——西方化問題的答案三——西方化問題的答案四——我求答案的方法——我於西方化問題的答案——答案講明的第一步——西方化的科學色彩——西方化的德莫克拉西精神——結束西方化的面目如此

第三章 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下）	五一
---------------------	----

答案講明的第二步——客觀說法的未是——生活的說明——人生三種問題——人生的三路向——中國文化問題印度文化問題的提出——答案講明的第三步——答案講明的第四步——西方人精神的剖看——中國文化的略說——印度文化的略說

#### 第四章 西洋中國印度三方哲學之比觀……………八一

三方思想情勢簡表——現量比量直覺三作用之說明——西洋哲學之情勢——羅素的意思——柏格森的意思——印度哲學的情勢——佛教的形而上學方法——西洋印度兩方哲學之動機不同——宗教問題之研究——宗教是否必要之研究——宗教是否可能之研究——印度文明之所由產生——中國哲學之情勢——中國形而上學的大意——孔子對於生之讚美——孔子之不認定的態度——孔子之一任直覺——孔子所謂「仁」是什麼——孔家性善的理——孔子之不計較利害的態度——禮運大同說之可疑——孔子生活之樂——孔子的宗教——試說從來的中國人生活——孔子的人生——西洋人生哲學——三方生活之眞解

#### 第五章 世界未來之文化與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一九一

我們推論未來文化的態度——事實的變遷——經濟改正之必要——因經濟改正而致文化變遷——見解

的變遷——態度的變遷——倭寇的態度——羅素的態度——社會主義之變遷——克魯泡特金的態度——泰  
戈爾的態度——對世界未來文化的推測——就生活三方面推說未來文化——一般人對未來文化的誤  
看——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我們現在應持的態度——我提出的態度——今日應再創講學之風——世  
界的態度

補遺 ..... 二五五

附錄 (一) ..... 二五七

梁漱溟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 陳弱水

附錄 (二) ..... 二六九

梁漱溟先生年譜初稿 ..... 胡應漢

## 第一章 緒論

本人承教育廳之約至此地講演，是很榮幸的。本來去年教育廳約過我一次，我已從上海首途適值直皖戰爭，火車到徐州就不通行，所以我又折回去沒有得來。今年復承此約，終究得來，似乎我們今日之會並非偶然！今日在大雨的時候承大家來聽，在我對於大家的意思應當聲謝！

### 一般人對這問題的意思

此次預備講演的題目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個題目看起來似乎很浮誇，堂皇好看，而我實在很不願意如此引導大家喜歡說浮誇門面，大而無當的話。或者等我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曉得我不是喜歡說大的堂皇的門面話。大概社會上喜歡說好聽的門面話的很多，這實在是我們所不願意的。去年將放暑假的時候，北京大學的蔡子民先生還有幾位教授都要到歐美去，教職員開歡送會。那時候我記得有幾位演說，他們所說的話大半都帶一點希望這幾位先生將中國的文化帶到歐美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的意思。我當時聽到他們幾位都有此種言論，於是我就問大家：「你

們方纔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卻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陶孟和先生同胡適之先生笑著對我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我舉此例就是證明大家喜歡說好聽，門面，虛偽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他呢！如將「中國文化」當作單單是空空洞洞的名詞而羌無意義，那麼，他們所說的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應酬！非常無味，非常要不得！

大約兩三年來，因為所謂文化運動的原故，我們時常可以在口頭上聽到，或在筆墨上看到「東西文化」這類名詞。但是雖然人人說的很濫而大家究竟有沒有實在的觀念呢？據我們看來，大家實在不曉得東西文化是何物，僅僅順口去說罷了。大約自從杜威來到北京，常說東西文化應當調和；他對於北京大學勉勵的話，也是如此。後來羅素從歐洲來，本來他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難免說中國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東西文化的口頭說法在社會上流行。但是對於東西文化這個名詞雖說的很濫，而實際上全不留意所謂東方化所謂西方化究竟是何物？此兩種文化是否像大家所想像的有一樣的價值，將來會成爲一種調和呢？後來梁任公從歐洲回來，也很聽到西洋人對於西洋文化反感的結果，對於中國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羨慕。所以梁任公在他所



作的《歐遊心影錄》裏面也說到東西文化融合的話。於是大家都傳染了一個意思，覺得東西文化一定會要調和的，而所期望的未來文化就是東西文化調和的產物。但是這種事業很大，總須俟諸將來，此刻我們是無從研究起的！

我當初研究這個問題是在民國六七年的時候。那時我很苦於沒有人將東西文化並提著說，也沒有人著眼到此地，以為如果有人說，就可以引起人研究，但是現在看來，雖然有人說而仍舊並沒有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時候，很有朋友勸我，說這個問題範圍太廣，無從著手，如張崧年先生屠孝實先生都有此意。然而在我覺得上面所述的三個意思都是不對的。第一個意思，沒有說出東西文化所以調和之道而斷定其結果為調和，是全然不對的。第二個意思，覺得此問題很大，可以俟諸將來，也非常不對；因為這個問題並非很遠的事情，雖然我們也曉得這件事的成功要在未來，而問題卻是目前很急迫的問題！我們從此開始作起，或者纔有解決——他們所說的調和我們現在姑且說作解決——之一日。所以這種事業雖遠，而這個問題卻不遠的。第三個意思，以為問題範圍太大，如哲學，政治制度，社會習慣，學術，文藝，以及起居，物質生活，凡是一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在研究的範圍之內，恐怕無從著手；這個意思也不對，實在並非沒有方法研究。我們上來所述僅僅指出這三個意思的不對，以下再說這三個意思為什麼不對。